

詩語背後

◆ 木木

深圳河的述說(一)

「小河彎彎向南流，流到香港去看一看」，當舉世矚目的東方之珠即將邁向「九七回歸」的重大時刻，台灣歌手羅大佑想向香港人傳達怎樣的情愫？從妮妮道來的歌詞中，我們似乎感受到了這份殷殷之情，就是維多利亞港的血脈、根脈和文脈：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；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，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……

那麼，那條彎彎的小河指的是哪條河呢？香江又在哪裏？香江並不實指某條江，而是維多利亞港的詩意化表述（也有一種說法，香江指代珠江），彎彎的小河則是深圳河。不過，在人們通常印象中，以梧桐山為分水嶺，東有沙頭角河，西有深圳河，共同構成了深港兩地的邊界，所以深圳河是向西而不是向南流的。

其實，深圳河有大小支流十餘條，流域總面積達312.5平方公里，其中深圳約187平方公里，香港約125平方公里。河的源頭有兩個版本：一是深圳版本，發源於梧桐山牛尾嶺，經沙灣河匯入幹流，總長37公里；一是香港版本，發源於梧桐山伯公坳附近，經連塘河匯入幹流，全長27.5公里。深圳版本取「惟長為源」原則，是自然河流的源頭，香港版本則是把深圳河作為港深界河的源頭。總體上看，深圳河水系沿東北—西南方向蜿蜒流入深圳灣，再經伶仃洋水域往南，與香港維多利亞海灣融為一體。

當你站在深圳河邊，把如此山形水勢視為一個整體，感受着這條小河一個多世紀以來經歷的風吹雨打、潮漲汐落，領悟到彎彎的小河是「向南流」而不是「向西流」的時候，你的視野已越過眼前山水，超然於自然地理之外，進入到歷史文化的脈動中去了。

古語有「一衣帶水」的說法，原本是指像衣帶那樣窄的河流，用以形容兩地之間雖有江河湖海相隔，但好比一條衣帶的距離，不足以成為交往的阻礙。這個說法沿

用至今，多是比喻性的用法，通常包括三個要素：兩個國家或相對獨立的地區，兩者之間必須隔着一條水，而距離相對較近。如果要為「一衣帶水」找一個物理上的參照，我一下子會想到深圳河。

在中國龐大的江河譜系中，深圳河的確是一條很小的河，小到一般的地圖上都找不見。可它承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又是如此厚重，每每讓試圖走近它的人產生盲人摸象的惶恐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正是這條不起眼的小河，掀起南北風雲，交匯東西文化，牽動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命運。

想起來，自己與深圳河的緣分，深沉而久遠。2004年秋天，我離開北京，被派往香港工作。當廣九直通車跨過羅湖橋的那一刻，車輪與鐵軌的摩擦撞擊聲竟像是某種儀式上的禮炮，將餘生與深圳河連在了一起。一個人與一條河的緣分，因知識背景和生活經歷的耦合，成為一份濃郁的文化情懷，注入生命之旅。

我已年屆不惑，此次轉崗將面臨全新的工作環境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由於所學專業是世界近現代史，對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，知道腳下這條小小的河流，雖然隔開了深圳與香港的山水地理，卻連接着中華民族從屈辱到崛起、從封閉到開放的歷史軌跡。小河從眼前一閃而過，那彎彎的河道，卻在心底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象。此後，一是由於工作需要，一是興趣使然，我開始有意識地搜羅有關資料，了解深圳河的前世今生。2009年國慶節，還創作了一首抒情長詩，在單位舉行的國慶60周年大會上朗誦，題目就叫《深圳河的述說》。曾不只一次地想，要是能像遊其他河流那樣近距離地遊覽一次深圳河，該有多好啊！

機會終於來了。2010年10月，我帶着中聯辦寫作組在深圳貝嶺居寫材料。一天下午，經好友孫懷忠聯繫，時任深圳市政府外事辦（港澳辦）主任湯麗霞安排我們乘



深圳河上羅湖橋第一哨。作者供圖

船遊覽了深圳河。深圳河並沒有開闢旅遊航線，我們一行七八人，乘坐的是一隻不大的工程船。從羅湖橋附近的深圳河與布吉河交匯處入水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鋼筋混凝土結構——深圳水務集團修建的濱河水質淨化廠，沿岸還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工廠式建築，途中零星遇到運沙的船。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兩岸撲面而來的原始紅樹林，以及深圳灣裏密密麻麻的蜂排。船駛過深圳灣大橋後返回，印象中風光很獨特，水面卻不是很清，不時有一些伴隨異味的氣流吹過，濕熱黏稠。

時隔13年後，在有關方面協助下，我有緣重遊這條航道。南國季晚，時令已過了立冬，深圳卻剛剛入秋，明晃晃的日頭還有些烤人。此次遊河，行程稍短些。我們從皇崗碼頭上船，按計劃17:00出發，17:30前到達深圳灣大橋，觀賞當天17:40的日落。沒想到，大家被沿岸奇特景色吸引，三番五次要求船長減速拍照，剛到深圳河與深圳灣交匯處，夕陽就已經在天邊搖搖欲墜了。大家再一次要求船長減速，搶拍那一輪似乎稍縱即逝的腥紅。很快，夕陽沒入海面，天光迅速暗了下來，一群群候鳥飛過灘塗和蜂排，岸邊萬家燈火陸續亮起。

這時候，水面上泛起一片煙波，我似乎突然明白了深圳灣對岸的山嶺和圍村，何以得名流浮山、天水圍了。試想，當古人遷徙的腳步來到這裏，遙望茫茫大海，但見一灣碧波之上，天水成圍，流浮為山，會產生幾多浪漫的想像。那飄逸的動感，豈不正是詩仙李白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的意境：海客談瀛洲，煙濤微茫信難求；越人語天姥，雲霞明滅或可睹……

字裏行間

◆ 黃仲鳴

書癡鄭振鐸

偶得「民國書癡」鄭振鐸一書：《失書記》，此為台灣2007年版。其中有篇《書書記》，看後百感交集。開篇引一友好的詩句云：「嗟食何如書故書，瘵飢分得蠹蟲餘。丹黃一付絳雲火，題跋空傳士禮居，展向晴窗胸次了，拋殘午枕夢迴初。莫言自有屠龍技，剩作天涯釋飯徒。」

鄭說，他與詩作者經常在書店遇到。之前大家都在看書買書，但在亂世中，他們見面，都抱着書在「傾銷」，彼此相對嘆氣，「談着從來不會上口的柴米油鹽的問題」。由是，我想起落泊的時候，何嘗不是常常捧書出售，每售出一本，心便刺痛一下。記得，年前在網上看到古劍的書出售，其中竟有我贈給他的簽名本，我那時真是心愉到極。不是責怪他的「無情」，而是淒然無淚；知他此生已休，傾盡書齋所有，好待走得瀟灑。

一生愛書、求書的鄭振鐸，也有售書的一天。回顧自身，何嘗不是！要效那古劍，好待書齋變得空空如也。好極！

《失書記》篇後有郝明義的〈跋：隱身淪陷區八年的書癡——鄭振鐸〉，誠好文也。他引鄭之言：「這時候，外面的空氣越來越恐怖，越來越緊張，已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，我乃不能不走。……我沒有確定的計劃，我沒有可住的地方，我沒有數餘的款子。……以前暫時躲避的幾個戚友處，覺得都不大妥，也不願牽連到他們，只隨身攜帶着一包換洗的衣衫和牙刷、毛巾，茫茫地在街上走着。……這時候我頗有殉道者的感覺，心境慘惶，然而堅定異常。」

1937年「八·一三」事變，很多文化人都走了。鄭振鐸當時是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，他沒有走，一心留守在淪陷區，足足八年，沒有什麼計劃，只視書為他的第一生命，自身何足道哉！他只為了書，要搶救書，免遭戰火蹂躪！郝明義說，他在上海八年，為書所付出的分為兩個階段，首四年是收書，後四年是如何保存這些收到的書籍。說穿了，第一階段是「搶救」，第二階段是「捍衛」。如此襟懷，是真正的書癡本色。由是想起陳君葆先生，在香港淪陷時期，為保港大圖書的努力；與鄭振鐸都是捍衛文化的鬥士。

鄭在《劫中得書記·序》中說：「保存國家徵獻，民族文化，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堅陷陣，捨生衛國之勇兒，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敵，得此千百種書，誠亦艱苦備嘗也。」在《劫中得書記續記·〈清代文集目錄〉跋》說：「余素志恬淡，於人世間名利，視之蔑如。獨於書，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。得之，往往大喜數日，如大將之克名城。失之，則每形之夢寐，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。」

有此之好、之愛書，那才造就他在淪陷區之救書壯舉！

壯哉！西諦！古劍之售書，固是為稻粱謀，更是盼書免失，得以流傳民間。



◆ 愛書人必看鄭振鐸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還押」定「還押」？「發財立品」一定係褒詞嗎？ 臭亨亨/臭哼哼、臭崩崩



李龍基「埋燈搶孫媳」自從公開之後，有關女方嘅負面消息有停過，一時間唔知霸咗中港網絡幾多流量，呢個御用黃帝真係認真巴閉！
堅嘅又話唔，流嘅就流水喇！早幾日佢條女就涉嫌造假逾期居留，即時「還押」有得保釋，變咗鬧劇一場！
話時話，講嘅「還押」，唔係「收押」咩，荔枝角個「拘留所」都係叫「收押所」嗎！
你唔講我都有留意嘅！

文、意：梁振輝

嗰個奸商大黃近幾年期人富豪星哥做咗好多善事，唔通「發財立品」？
聽講最近睇相佢企圖佢講，如果唔返多少寬紅線出嚟，恐怕...
驚「生仔冇乜也」定驚「搭飛機甩機」呀，哈哈...

老婆去咗旅行成個禮拜，冇人洗衣，對襯「臭崩崩」都唔住要講！
有冇咁缺德嘅，啱呢「臭哼哼」都唔行開放！
乜我控制到咩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
「還押」定「還押」？「發財立品」一定係褒詞嗎？
臭亨亨/臭哼哼、臭崩崩

翻查字典，拘留犯人可有以下幾個講法：
收押、關押、扣押、羈押、寄押
「還」作為副詞，指隨即、立刻，是故「還押」指即時收押。
「押」作為動詞，指將犯人關在囚車押送，是故「還押」意味着即時將犯人（現代叫疑犯）關在囚車押送往監房。
「押」，讀「aa6/haap6」，因與「押」形近而誤讀成「押」。
如此看來，「還押」、「還押」兩者皆成立，不過就不應把「還押」讀成「還押」。
從上，筆者舉出兩點，作為新聞從業員的一分子不可不知：

「將某人即時還押/還押」的講法並不恰當，「即時」此時變成冗詞，正確寫法是「將某人還押/還押」/「將某人即時收押」。
「還押人士/還押人士」指即時收押人士，但當相關人士已被帶到「收押所」，他們的身份就變成「收押人士」了。

「發財」指獲得很多金錢；「品」指品性、德行，「立品」指培養品德。「發財立品」一詞表面上指人發了財就有必要建立一定的德行，如多作善行。其實人發了財，善行是否多作純屬個人自由；當然在傳統中國人的眼裏，行善可以積福，無怪社會上有那麼多有錢人願意大量捐獻了。
有些人從正途賺得錢財後，在取諸社會、用諸社會的崇高理念下，會把適當額度回饋社會或國家；我們可用「發財立品」一詞來讚譽這類人。

事實上，也有些人不從正途賺得錢財後也會回饋社會，目的是沽名釣譽或減輕罪孽，而非真心為之；我們也可用「發財立品」來形容這類人，不過就含有譏諷的意味。

「發財」也可指承辦商收取了一筆可觀的費用，應盡可能對客人作出一定的付出以符合交易的精神。如最終事與願違，雙方會鬧得極不愉快，我們廣東人可嘲諷甚至直斥該承辦商沒「發財立品」，賺了這麼多卻沒交出應有的態度和成品質量。

書面語中，「臭乎乎」、「臭烘烘」形容氣味難聞；廣東話則用：
臭亨亨/臭哼哼、臭崩崩
據筆者的考究，此二詞的生成可透過兩個途徑；其一、由「臭烘烘」通過音轉而得：烘（空/hung1）；變韻母→亨/hang1；變聲母→崩/bang1
其二、由「臭氣熏天」衍生出「臭熏熏」，再通過音轉而得：熏（昏/fan1）；變聲母→賓/ban1；變韻母→崩/bang1

生活點滴

◆ 胡賽標

惠州的春菊

這個春節最有意義的事，是網上認識了緬甸歸僑紫華姑。

那天打開微信，看到紫華姑從惠州發來的一張住房照片，樓房顯得有些老舊，陽台的防盜網似乎有點生鏽。但是，房門早已貼上金色的「福」字，鮮紅的對聯瀟灑出濃郁的春節氣息。房屋的左邊廊道上，擺滿了翠綠的富貴竹；右邊擺放着一盆小果累累的桔樹，滿地的菊花鮮艷奪目，或金黃，或姍紫，或嫣紅，流瀉出「接福接財接平安」的意蘊。這種格局在周邊商店的映襯下，似乎有渴盼「春來早」的急切。房屋後面是公園，綠樹成排，蓊蓊鬱鬱；纖陌野徑，鳥啾啾，葉飄飛。

她出生於仰光，童年跟隨父母從緬甸歸來，被分配到廣東惠州潼潼鎮華僑農場，生活幾十年。後來嫁到澳門，祖籍福建永定，與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同村。

認識紫華姑純屬偶然。國慶假期的一天，中川村導遊麗琴給我發來信息，說紫華姑帶着弟弟回中川尋親，希望能進入胡氏族譜。照片中，她有着一頭黑髮，清秀的瓜子臉，看上去40歲的模樣，不像60歲的老人。我問她的親房是誰？不知道。問她是哪樓人？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爺爺叫胡政鳴，父親叫胡榮君，上世紀七十年代回過中川。

我在老鄉群發布尋親信息。爺爺的名字應該是「自號」，我只能從「榮」字輩去縮小範圍尋找。但是，好幾天都沒有結果。去尋訪老人，都不認識。澳門剛回來的濟寧叔說認識胡榮君，我趕過去尋問，他也不知道是哪樓人。後來，從緬甸華僑多的幾個樓房去尋覓，均是竹籃打水。最後，憑「榮」字輩鎖定是慶余樓人。可是，族譜中並無「胡榮君」的名字。

真是冥冥中有天意。一天，我去尋訪榮耀叔，他馬上確認說胡政鳴是他的滿叔。他們沒有見過面，但他結婚時，堂哥榮君還給他寄過500元。我瞪大眼睛，問：「你真的能確認是你的滿叔嗎？」

望着我狐疑的眼神，他說：「胡政鳴就是族譜中的胡興遂，又名胡福生。」我心裏還是有點忐忑：胡榮君回村時，為什麼堂弟榮耀會沒見過？

我擔心老鄉亂認親，擔心一不嚴謹就錯接祖宗。紫華姑接到我的反饋後，非常開心。她說，她的爺爺奶奶均

葬在台灣，還有年老的姑姑也在台灣，卻疏於聯繫。母親是梅州人，已去世多年。外公外婆葬在緬甸。爺爺也是開藥店的，在仰光十八條街。父親是華校的班長，帶了一班華僑同學，考入北京大學讀書。

她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爸爸很聰明，完全可以到北大讀書，可惜爺爺要他幫做生意，錯失了機會。同學打聽到父親一輩子窩居惠州偏僻的農場，都惋惜造化弄人。」胡榮君去世前，想把醫術傳授給她，可惜太遲了，她只學到「爽身粉」的製作技藝。

沒過幾天，紫華姑來信說，她跟榮耀叔的女兒美玲聊天了。希望下次回來，能夠去曾祖父墳地掃墓。可是，她有一個疑問：曾祖母是葬在緬甸，美玲卻說葬在中川村黃天峽。

我心裏一緊，趕緊翻開族譜查閱，原來她曾祖父娶有藍氏、吳氏二個妻子。我連忙給她解釋。不久，她說我發給她的世系圖，喚醒了她的兒時記憶：圖中一個個親人名字，彷彿聽父親嘴上說過。她肯定沒有找錯。我一顆懸着的心放下了下來。她回澳門時，給所有幫助過她的人，都寄來了巧克力等禮物，雖然我們一再婉謝。

我漸漸了解到她更多的家事。她的媽媽在惠州，種有許多鮮花，人家癡癡地望着，媽媽就把花送給別人。耳濡目染，2007年她到曼德勒親，給樓下的補習學生分發聖誕禮物。小朋友街上碰到她，指着她，對家長耳語……她微笑而過。

有一次，我聊起緬甸的特色美食「魚湯粉」。她給我講解了製作秘方，鼓勵我在家鄉製作。我開玩笑說：「如果我開個飯店，或許就是招牌菜。」她咯咯笑：「別人是往外傳的哈。」
不過，她因為某些人在她店門口隨地吐痰，或者鮮花被人無端損毀而煩惱。我無奈地安慰她：「我們既然無法改變環境，只好改變自己。」

除夕前三天，紫華姑發來500元紅包，委託我代轉她的榮耀叔，並說：「這是她的一點心意，有空會回來看望他。」我上完課，連忙以她的名義在紅包上寫上「祝福語」，送到他的家中。

回家路上，我心想：紫華姑不就是陶淵明筆下的那朵菊花嗎？如果四周鄉鄰，宛若她盆景中澆灌的菊花，淡麗相映，馨馨相吸，那該是多麼芬芳的春節啊！

詩詞偶拾

春天的眉（外一首）

◆ 曹遵鑒

等到春風化了雨
柳絮就挑開了春天的眉
西湖是最好裝扮的
一座斷橋，兩條古堤
還有雷峰塔，都壓不住的
宣恩的浪漫不需濃抹
看柳枝纏上姑娘的腰窩
就夠了

盛一碗春色下酒
高腔山歌浴着水奔奔
訴說着風雨橋的身世
伍家台茶伸直了腰
拚命把牙插向高空
陽乾隆皇帝品嘗過的
播撒在大山的溝壑處
宿醉一碗春色下酒
宿醉的燕子亂了隊形
電線上的省略號沒有答案
春風是唯一的解藥

與河流各取所需
轉經筒敘述的往事
可以從布達拉宮開始
一直聊到東海邊
虔誠的朝拜者把身體拉直
丈量着靈魂與神的距離
游魚成了逆行者，也要把希望
送往被鼓手錘了千年的
於是一條河被鼓手錘了千年
河還在，卻再也不是那條河